

綱鑑易知錄

錦章圖書局
印行

尺木堂綱鑑易知錄卷三十六

通鑑綱目定本

宋紀附北魏

太祖文帝

魏破六州

嬰兒貫禦
春燕巢林

魏復建佛

魏行玄始

歷

綱辛卯宋元嘉二十八年魏春正月魏師還○宋主殺其弟義康綱二月宋令民遭

南兖治廣陵今江徐治彭城今兖治魯郡今山豫治壽陽今江南青治臨淄今山東南青治南青治臨淄今山東北

不可勝計丁壯者即加斬截嬰兒貫於禦上盤舞以為戲所過郡縣赤地無餘所過郡縣赤地無餘

死傷亦過半宋主每命將出師常授以成律交戰日時是以將帥趨趨不進貌莫敢自決又江南白丁輕進易

退此其所以敗也自是邑里蕭條元嘉之政見上卷哀矣綱二月魏主還平城見上綱夏六月魏太子晃悅卒

魏中常侍宗愛性險暴多不法太子晃惡之給事中仇尼姓道盛有寵於晃與愛不協愛恐為所糾遂構其罪魏

主怒斬道盛於都街東宮官屬多坐死晃以憂卒景穆

綱壬辰宋元嘉二十九年魏高春二月魏中常侍宗愛弒其君肅而立南安王余綱魏世祖追悼景穆太子不已

宗愛懼誅二月弒之僕射夜蘭延和足雅薛提等秘不發喪延足以皇孫濬晃子冲幼時方五歲欲立長君徵秦王翰世

子置之祕室提以濬嫡孫不可廢議久不決宗愛知之自以得罪於景穆太子而素惡翰喜南安今陝西王余乃

密迎余矯皇后令召延等而使宦者持兵伏禁中以次收縛斬之殺翰立余余以愛為大司馬大將軍綱冬十月

魏宗愛弒其君余魏主濬立是為高宗討愛誅之尚書源賀陸麗等奉皇綱魏復建佛圖聽民出家綱魏行玄始

用北涼趙職為之

綱癸巳宋元嘉三十年春二月宋太子劭弒其君義隆及其左衛率帥袁淑僕射夜徐湛之尚書江湛而自立以

魏興安二年

何尚之為司空。自宋主欲廢太子劭，賜始興王濬死。初潘淑妃生始興王濬，元皇后恚恨而殂，由是太子劭深惡能役使鬼物，因車陽公主婢王鸚鵡出入主家，主與劭濬信感之。劭濬多過失，數為宋主所詰責，使道育祈請，號曰天師，後遂與道育鸚鵡及主奴陳天與黃門陳慶國共為巫蠱，琢玉為宋王形像，埋於含章殿前，事覺，宋主命有司窮治其事，道育亡命，宋主遣中使切責劭濬，赦不誅，至是乃欲廢劭，賜濬死。

陵王駿素無寵，故屢出外藩。南平王鐔、建平王宏皆為宋主所愛，鐔妃江湛之妹，隨王誕妃徐湛之之女也。湛勸立鐔，湛之欲立誕，僧綽曰：「建立之事，仰由聖懷，臣謂唯宜速斷，不可稽緩，願以義割恩，略小不忍，不爾，但應坦懷如初，無煩疑論。」事機雖密，易致宣廣，不可使難生。慮表宋主曰：「卿可謂能斷大事，然此事至重，不可不懇懇三思。」

宋主與湛之屏人語，或連日累夕，常使湛之自東燭繞壁間行，慮有竊聽者。既而以其謀告潘淑妃，妃以告濬，濬馳報劭，劭乃謀為逆。夜呼前中庶子蕭斌、左衛率

廢內省無過，不能受枉。明日當行大事，眾驚愕，莫能對。久之，淑斌皆曰：「自古無此，願加善思。」劭怒，變色，斌懼曰：「當竭力奉令。」淑叱之曰：「卿便謂殿下真有是邪？」殿下幼嘗患風，今疾動耳。劭愈怒，因眊視也。邪淑曰：「事當克否？」淑曰：「居不疑之地，何患不克？但既克之後，不為天地所容，大禍亦旋至耳。假有此謀，猶將可息。」左右引淑出曰：「此何事而云可罷乎？」淑還省，繞牀行至四更乃寢。明日宮門未開，劭以朱衣加戎服上，乘畫輪車，與蕭斌同載，呼袁淑甚急。淑眠不起，劭停車催之。淑徐起至車後，劭使登車，又辭不上。劭命殺之，門開而入，令張超之等數十人馳入齋，關拔刃徑上合殿。

在紫宸殿北。宋主其夜與徐湛之屏人語，至旦，燭猶未滅，衛兵尚未起。宋主見超之入，舉几捍之，五指皆落。湛之驚起，兵入殺之。江湛聞喧噪聲，歎曰：「不用王僧綽言，以至於此。」劭遣兵殺之，并使人殺潘淑妃。濬時在西川府，聞臺內喧噪，不知事之濟否，騷擾不知所為。俄而劭馳召濬，濬入見劭，劭曰：「潘淑妃遂為亂兵所害。」濬曰：「此是下情，由來所願。」劭遂即位，下詔曰：「徐湛之江湛弒逆無狀，今罪人斯得。」

見三可大赦。改元太初，以蕭斌為僕射，以何尚之為司空。劭不知王僧綽之謀，以為吏部尚書。

二月，宋劭殺其吏部尚書王僧綽。

目劭科

袁淑死即

五指皆落

王僧綽請

建立之事

唯宜速斷

東燭繞壁

袁淑叱蕭

斌

王僧虔忠
悌兩全

孝建四銖
錢

沈公不效
何公

顏延之知
子之明

高允真忠
臣

簡文帝中緡及江湛家書疏得王僧綽所啟饗士將士僧綽密以聞并前代故事漢魏廢收殺之僧綽弟僧虔為司徒屬所親咸勸之逃僧虔泣曰吾凡奉國以忠貞撫我以慈愛今日之事苦不及見耳若得同歸九泉猶羽化也道士亡曰羽化赤也璧賦羽化而登仙因誣北第諸王侯云與僧綽謀反殺之夏四月宋江州刺史武陵王駿舉兵討劼宋人立駿五月劼及弟濬皆伏誅宋復以何尚之為尚書令既誅黜之宜也於是復以為尚書令失刑甚矣書復以深議之

世祖孝武帝名駿文帝第三子初封武陵王起兵誅劼遂即位帝在位十一年壽三十五歲

綱甲午宋世祖孝武帝駿孝建元年魏興九年春正月宋鑄孝建四銖錢見上卷

綱宋立子業為太子

綱乙未宋孝建二年春宋鎮北大將軍沈慶之罷就第目宋鎮北大將軍南兖州見上刺史沈慶之請老表數十

上詔聽以公就第頃之宋主復欲用慶之使何尚之往起之慶之笑曰沈公不效何公往往而復返尚之慙而止

綱丙申宋孝建三年春正月魏立貴人馮氏為后○二月魏主立其子弘為太子○宋以宗慤為豫州見上刺史

綱冬十二月宋金紫光祿大夫顏延之卒延之書爵書卒廢美如此所以目延之子竣貴重見上凡所資供一無

所受布衣茅屋蕭然如故嘗乘羸牛笨本車也逢竣鹵簿日出儀衛即屏丙在道側常語去聲竣曰吾平生不喜

見要人謂權貴也今不幸見汝竣起宅延之謂曰善為之無令平聲後人笑汝拙也延之嘗早詣竣見賓客盈門竣尚未

起延之怒曰汝出糞土之中升雲霞之上遽驕傲如此其能久乎竣丁憂踰月起為右將軍丹陽見上尹如故大明

元年出竣為東揚州刺史

綱戊戌宋大明二年春二月魏以高允為中書令目魏中書侍郎高允好切諫事有不便允輒求見屏丙人極論

時有上事為激訐者魏主謂羣臣曰君有得失不能面陳而上表顯諫欲以彰君之短明己之直此豈忠臣所為

子如高允者乃真忠臣也朕有過未嘗不面言朕聞其過而天下不知可不謂忠乎允所與同徵者游雅等皆至

臣

臣

臣

臣

臣

臣

臣

乃知古人

為不誣

高子內文

明而外柔

順

高允矯矯

高允風節

管仲所以

致慟於鮑

叔

辛毗言孫

劉不過使

吾不為三

公

顧觀之定

命論

宋主耕藉

田后親蠶

謝莊郢君

章

大官封侯而允為郎二十七年不徙官魏主謂羣臣曰汝等雖執弓刀在朕左右未嘗有一言規正唯伺朕喜悅

析官乞爵令皆無功而至王公允執筆佐國家數十年為益不少不過為郎汝等不自愧乎乃拜允中書令帝重

允常呼為令公而不名游雅常曰前史稱卓子康卓茂字見十劉文饒劉寬字見二之為人褊心性狹者或不之

信余與高子遊處四十年未嘗見其喜愠之色乃知古人為不誣耳高子內文明而外柔順易明夷卦內文明而

王以其言呐呐訥不能出口昔崔司徒崔嘗謂高生豐才博學一代所推所乏者矯矯風節耳余亦以為然及司

徒得罪見上卷詔指臨責聲嘶破也聲破也股票殆不能言高允獨數陳事理辭義清辯人主為之動容此非所謂

矯矯者乎宗愛用事見上卷威振四海王公以下趨庭望拜高子獨升階長揖此非所謂風節者乎夫人固未易知

吾既失之於心崔又漏之於外此乃管仲所以致慟於鮑叔也說苑鮑叔死管仲哭之泣下如雨從者曰非君父

子也士為知己者冬十月宋以戴法興戴明寶戴明寶尚之為中書舍人目時宋主親覽朝政不任大臣凡選授遷

徙誅賞大處分皆與法興尚之參懷內外雜事多委明寶三人權重當時而法興明寶大納貨賄門外成市吏部

尚書顧觀記之獨不降意蔡興宗與觀之善嫌其風節太峻觀之曰辛毗皮有言孫劉不過使吾不為三公耳三

魏明帝時中書監劉放孫資見信於主大臣莫不交觀之常以為人稟命有定分非智力所移唯應恭己守道而

好而辛毗不與交曰劉孫不過令吾不作三公耳觀之閣者不達妄意僥倖徒虧雅道無關得喪乃著定命論以釋之

己亥宋大明三年夏五月宋殺其東揚州治會稽今浙刺史顏竣初宋主以讒怒竣及竟陵王誕反廣陵遂誅

復沉其男魏太安五年秋七月宋以沈慶之為司空江紹興縣刺史顏竣竣以通謀收付廷尉折足賜死妻孥徙交州

庚子宋大明四年春正月宋主耕藉田見上卷三月后親蠶西郊太后觀禮書親耕多矣未有書親

辛丑宋大明五年夏宋雍州治襄刺史海陵王休茂反襄陽今湖廣為其下所殺書親蠶加重本也宋主畋遊無度嘗出夜還

敕開門侍中謝莊居守以榮起信刻木為合符曰或虛教不奉旨須黑教乃開宋主曰卿欲效郢君章郢君字見

二十卷

刑對曰臣聞王者祭祀政遊出入有節今陛下晨往宵歸臣恐不逞之徒妄生矯詐是以伏須神筆乃敢聞門耳。**綱**秋九月宋司空沈慶之罷就第。

宋主好狎侮羣臣

崑崙奴

蔡尚書可謂能負荷

壤高祖陰室以起五燭殿牀頭土障田舍公得此已過

宋鑄二銖錢

綱癸卯宋大明七年夏宋以蔡興宗袁粲為吏部尚書。叔之兄子也。宋主好狎侮羣臣。常呼金紫光祿大夫王玄謨為老僮。晉吳人謂中州人曰僮。僕射夜劉秀之為老僮。諫也。侍中顏師伯為齒。齒也。其餘短長肥瘦皆有稱目。又寵一崑崙奴。崑崙今北奴呼為崑崙。必亦色黑而長也。令以杖擊羣臣。惟憚蔡興宗方嚴不敢侵。婢議曹郎王耽之曰。蔡豫章與宗父廓曾出為書大。昔在相府亦以方嚴不狎武帝。高祖宴私之日未嘗相召。蔡尚書今日可謂能負荷矣。**綱**宋大修宮室。書大。燭殿不期年而宋主殂於玉燭。豈偶然哉。**目**宋主為人機警勇決。記問博洽。文章華敏。又善騎射。而奢欲無度。自晉氏渡江以來。宮室草創。考武始作清暑殿。見三四。宋興無所增改。至是始大修宮室。土木披錦繡。賞賜傾府庫。壞高祖所居陰室於其處。起玉燭殿。在江甯府上元縣治東北。與羣臣觀之。牀頭有土障。壁上掛葛燈籠。麻拂。障枕屏也。所以障風者。壘土為障。以侍中袁顗因盛稱高祖儉素之德。宋主曰。田舍公得此已為過矣。

綱甲辰宋大明八年夏閏五月宋主駿殂。太子子業立。**目**宋主殂於玉燭殿。太子即位。年十六。蔡興宗奉璽綬。太子受之。傲情無戚容。興宗出告人曰。家國之禍。其在此乎。

廢帝名子業。孝武帝太子。在位十八月。為壽寂之所殺。**綱**乙巳宋主子業。景和元年。太宗明春。宋鑄一銖錢。見上**綱**夏五月魏主濬殂。太子弘立。是為顯祖。冬十一月。宋主殺其太尉沈慶之。**綱**宋主幽其諸父湘東。今湖廣衡州府。王彧等於殿內。**綱**宋江州刺史晉安王子勛舉兵尋陽。**綱**宋主子業以太祖世祖在兄弟數皆第三。江州治尋陽。今江西九江府。刺史晉安王子勛亦第三。故惡之。因何邁之謀。使左右朱景雲送藥賜子勛死。景雲至湓口。見三四停不進。子勛典籤唐六典親王府典籤。謝道邁聞之。馳告二人手掌宣傳教令。

南北朝 宋廢帝 明帝 上海錦章書局石印

長史鄧琬琬曰身南土寒士蒙先帝殊恩以愛子見託豈得惜門戶百口期當以死報効幼主昏暴社稷危殆雖

曰天子事猶獨夫書太誓獨夫紂今便指帥文武直造京師與羣公卿士廢昏立明耳遂稱子勛教令所部戒嚴也子

勛戎服出聽事中庭集僚佐使主帥潘欣之宣旨諭之四座未對參軍陶亮首請效死前驅眾皆奉旨乃以亮為

諸議中兵總統軍事旬日得五千人出鎮大雷今江南安慶府望江縣移檄見九遠近綱宋弑其君子業而立湘東王或目

時三王久幽不知所為湘東王或建安王休仁山湘東王或主衣阮佃夫及子業左右壽寂之王敬則等陰謀弑

子業先是子業遊華林園在江甯府東北竹林堂使宮人保華上聲相逐一人不從命斬之夜夢在竹林堂有女子

罵曰悖虐不道明年不及熟矣蓋謂不至麥熟時死也於是巫覡亦能齋肅事神明言竹林堂有鬼子業出華林園悉屏

丙侍衛與羣巫緣女射石鬼於竹林堂壽寂之等抽刀前弑之宣太皇太后令數子業罪惡命湘東王纂承皇極

或即位大赦綱宋雍今湖廣府武昌府荆州府會稽郡今浙江紹興府皆舉兵應尋陽見上

太宗明帝名或文帝第十一子初封湘東王及廢帝被弑大臣迎立之在位七年壽三十四歲

綱丙午宋太始二年魏顯祖春正月宋遣建安王休仁討江州晉安王子勛遂稱帝二徐徐州治彭城今江南徐州又南徐州治京口今

江南鎮司治義陽今河南汝寧府信陽州豫青冀俱見上湘治湖廣今廣東梁今陝西益今四川皆應之目時宮省危懼宋主

謀於羣臣蔡興宗曰今普天同叛人有異志宜鎮之以靜至信待人叛者親戚布在宮省若繩之以法則土崩立

至宜明罪不相及之義物情既定人有戰心六軍精勇器甲犀利以待不習之兵其勢相萬矣願陛下勿憂建

武司馬劉順說豫州刺史殷琰鹽上聲使應尋陽見本琰初以家在建康未許後不得已而從之宋主復謂興宗曰

諸處未平殷琰已復同逆為之奈何興宗曰逆之與順臣無以辨然今商旅斷絕而米甚豐賤四方雲合而人性

更安以此卜之清蕩可必但臣之所憂更在事後猶羊公之言耳晉羊祜言平吳之後當宋主知琰附尋陽非本

意乃厚撫其家以召之綱秋八月宋臺軍克江州殺子勛綱冬十月宋徐州刺史薛安都汝南太守常珍奇叛降

言猶羊公之

射鬼竹林

蕭道成鎮淮陰

宋以蕭道成為南兖州刺史

于魏。目宋徐州刺史薛安都。汝南太守常珍奇等。並遣使乞降于建康。宋主以南方已平。欲示威淮北。命張永沈攸之將兵五萬迎安都。蔡興宗曰。安都歸順不虛。止須單使。今以重兵迎之。勢必疑懼。如其外叛。招引北寇。將為朝廷肝食。卷三之憂。宋主不從。安都果懼而叛。常珍奇亦以懸瓠即汝南府降魏。皆請兵自救。宋立子昱為太子。目宋主無子。嘗以宮人陳氏賜嬖人李道免。已復迎還生昱。又密取諸王姬有孕者。內之宮中生男。則殺其母。而使寵姬母之。

綱丁未。宋泰始三年春正月。魏取宋淮北四州及豫州淮西地。目宋張永等棄城夜走。初張永沈攸之進兵逼彭城。魏救尉元至永等棄城走。尉元邀其前。薛安都乘其後。大破永等於呂梁山。山名在徐州城東南。之東死者以萬數。宋主召蔡興宗以敗書示之。曰。我

愧卿甚。永及攸之皆坐貶還屯淮陰。今江南淮安府。宋由是失淮北四州及豫州上淮西之地。綱秋八月。宋遣中領軍沈

攸之擊彭城。將軍蕭道成鎮淮陰。目宋主復遣沈攸之等擊彭城。即江南徐州。攸之以清泗二水名。清水在江南。淮安府清河縣治西南。即泗水之下流也。泗水出山東兖州府泗水縣至徐州東南入淮。方涸糧運不繼。固執以為不可。宋主怒強遣之。而使行徐州事。蕭道成鎮淮陰。見道

成收養豪傑賓客始盛。

綱戊申。宋泰始四年秋七月。宋以蕭道成為南兖州刺史。見上

綱己酉。宋泰始五年春正月。魏拔宋青州。執其刺史沈文秀。目沈文秀守東陽。名城。魏人圍之三年。外無救援。士卒

晝夜拒戰。甲冑生蟻。已。無離叛之志。至是魏人拔東陽。文秀解戎服。正衣冠。持節坐齋內。魏人執之。縛送慕容

容白曜。使之拜文秀曰。各兩國大臣。何拜之有。白曜還其衣。為去聲設饌。鎖送平城。見上卷魏主宥之。待為下客。給

惡衣疏食。既而重其不屈。拜外都下大夫。於是青冀見上之地盡入於魏矣。綱夏六月。魏立子宏為太子。○冬十一

月。魏遣使如宋脩好。

綱庚戌。宋泰始六年夏六月。宋以南兖州刺史蕭道成為黃門侍郎。尋復本任。目道成在軍中久。民間或言其有

異。益。易。知。象。南北朝。宋明帝。魏獻文帝。上海錦章書局石印。

具相宋主疑之徵為黃門侍郎道成懼不欲內遷而無計得留參軍荀伯玉教其遣數十騎入魏境魏果遣遊騎行境上道成以聞宋主乃使道成復本任

綱辛亥宋泰始七年魏高祖孝文帝拓跋宏延興元年春二月宋主殺其弟普平王休祐以已陵王休若為南徐州治京口今江刺史

夏五月宋主殺其弟建安王休仁夜○宋以袁粲為尚書令褚淵為僕射夜**綱**秋七月宋主殺其弟已陵王休若以

桂陽王休範為江州見上刺史**綱**宋以蕭道成為散騎常侍**目**道成被徵所親以朝廷方誅大臣多勸勿行道成

宋以蕭道成為散騎常侍

曰諸卿殊不見事主上自以太子稚弱剪除諸弟何預他人今唯應速發不宜見疑且骨肉相殘自非靈長之祚禍難將興方與卿等戮力也并力也耳既至拜散騎常侍**綱**八月魏主弘傳位於太子宏自稱太上皇帝**目**魏主聰睿

夙成剛毅有斷而好黃老黃帝老子浮屠釋氏之學常有遺世之心以尚書陸贄勅為太保與太尉源賀持節奉璽授傳

位於太子宏時宏生五年矣有至性前年魏主病癰親吮前上聲之及是悲泣不自勝升魏主問其故對曰代

親之感內切於心宏即位羣臣奏曰今皇帝幼冲萬機大政陛下猶宜總之謹上尊號曰太上皇帝從之徙居北

苑崇光宮國大事乃以聞**綱**冬十月宋主作相宮寺**目**宋主以故弟為相宮寺備極壯麗新安今江南太守巢尚之

宋作相宮寺

罷還宋主謂曰卿至湘宮寺未此是我大功德散騎侍郎虞愿侍側曰此皆百姓賣兒貼以物為所為佛若

有知當慈悲嗟隱罪高浮圖也何功德之有宋主怒使人驅下殿

達昌尹氏曰作善降之百祥作不善降之百殃積善之家必有余慶積不善之家必有余殃宋主或勸拉宗支淫刑濫殺猜忌忍虐人不自保內則淫汗肆德外則極修窮奢屢倖縱橫殘民盡國其不善之積如此方且大營梵宇自謂福田然不問歲而告殞勸滅無餘向之所謂大功德果安在哉君子觀綱目書宋主作湘宮寺然後驗其所享之報而是非得失瞭然矣

綱壬子魏延興二年春二月宋殺其揚州見上刺史江安侯王景文**目**宋主慮要駕見十卷後皇后臨朝景文或

有異圖遣使齎手勅并燕賜死景文正與客恭叩也函看已復置局下神色不變局竟微子納盒康畢徐曰奉勅

見賜以死方以勅示客乃作黑啟致謝飲藥而卒**綱**夏四月宋主或殂太子昱立**目**宋主病篤以桂陽見二七王

休範為司空。褚淵為護軍將軍。劉劭為右僕射與尚書令袁粲。荊州刺史蔡興宗。鄧州今湖廣刺史沈攸之。并受顧命。見三淵素與蕭道成善。薦之。詔以為右衛將軍。共掌機事。宋主遂殂。太子昱見上即位。生十年矣。粲等秉政。承奢侈之後。務弘節儉。欲救其弊。而阮佃夫等用事。貨賂公行。不能禁也。

蒼梧王又曰後廢帝名昱。孝道。兒所生子也。在位四年。為蕭道成所殺。壽十四歲。
綱 癸丑宋主昱元徽元年春二月。魏以孔乘孔二十世孫為崇聖大夫。○冬十月。宋尚書令袁粲以母喪去職。

綱 甲寅宋元徽二年夏六月。宋以蕭道成為中領軍。**綱** 道成與袁粲。褚淵。劉東。更料日入直。決事。號為四貴。○秋九月。宋以袁粲為中書監。領司徒。褚淵為尚書令。劉東為丹陽尹。見上

綱 丙辰宋元徽四年夏六月。魏太后馮氏弒其主弘。復稱制。太后也。書我何君一而已。自并大無道。雖魏承明元年。夏六月。魏太后馮氏弒其主弘。復稱制。太后不克書我所以明無二上之義也。
綱 書李數弟奕得幸於馮太后。為太上所誅。馮太后由此怒太上。至是密行鴆見十一毒。大赦。改元。復臨朝稱制。

宋加蕭道成左僕射。夜劉東中書令。
綱 順帝名準。明帝第三子。初封安成王。蕭道成殺蒼梧王。迎準立之。在位二年。復為道成所殺。壽十四歲。而宋亡矣。

綱 丁巳宋順帝準昇明元年秋七月。宋中領軍蕭道成弒其主昱。而立安成王準。自為司空。錄尚書事。**綱** 宋主昱自京口既平。不克而死。去年秋。宋建平王景素起兵京口。驕恣尤甚。嘗直入領軍府。道成晝卧裸袒。昱令起立。畫腹為的。引滿將射之。道成飲板弩也。曰。老臣無罪。乃更射以。能傷人。射中其臍。投弓大笑。道成憂懼。密與袁粲

褚淵謀廢立。粲曰。主上幼年。微過易改。伊霍殷伊尹。放太甲。漢霍光廢昌邑王。之事。非季世所行。縱使功成。亦終無全地。淵默然。

越郡枝肘王敬則。潛自結於道成。道成命敬則陰結昱左右。楊玉夫。楊萬年。陳奉伯等。使伺機便。至是昱乘露車與左右於臺岡。實實云。未詳處所。賭跳。仍往青園尼寺。晚至新安寺。偷狗飲酒。醉還。玉夫萬年刎其首。奉伯袖之。稱勅開門出與敬則。敬則馳詣領軍府。道成以太后令召諸大臣入議。王敬則拔刀跳躍曰。天下事皆應關蕭公。敢有開

崇聖大夫
號四貴

畫腹為的
龍前中臍

臺岡賭跳
新安寺偷

國監易知錄
卷之六
南北朝
宋主昱
順帝
五
上海錦章書局石印

一言者血染敬則勿褚淵曰非蕭公無以了此道成乃下議迎立要成見上卷王遂以太后令數聲呈罪惡這廢

為蒼梧王儀衛至東府門安成王令門者勿開以待袁司徒榮至乃入即位時年十一以道成為司空錄尚書事

驃騎大將軍出鎮東府劉東為尚書令袁榮鎮石頭城名在江寧府治西榮性冲靜每有朝命常固辭不得已乃就職至是

蕭道成有不臣之志陰欲圖之即日受命綱冬十一月宋荆襄都督沈攸之舉兵江陵今湖廣荊州府江陵縣討蕭道成綱

宋中書監袁榮尚書令劉東謀誅蕭道成不克而死綱湘州治湖南長沙府刺史王蘊與沈攸之深相結與袁榮劉東密

謀誅道成榮謀既定將以告褚淵眾謂不可榮曰淵與彼雖善豈容大作同異乃以謀告淵淵即以告道成道成

遣戴僧靜等攻榮劉東時亦赴石頭踰城走榮下城謂其子最曰本知一木不能止大厦之崩但以名義至此僧靜踰

城獨進最以身衛榮僧靜直前斫斬也刀之榮謂最曰我不失忠臣汝不失孝子遂父子俱死百姓哀之為去之

誣曰可憐石頭城寧為袁榮死不作褚淵生東父子亦為追者所殺綱沈攸之攻郢城在湖廣武昌府黃鵠山郢州治也不克綱宋

蕭道成假黃鉞見三四卷出頓新亭在江寧府城南目道成謂參軍江淹曰天下紛紛君謂何如淹曰成敗在德不在衆寡

公雄武有奇略寬容而仁恕賢能畢力民望所歸奉天子以伐叛逆五勝也彼攸之志銳胃而器小有威而無恩

士卒解體縉紳不懷懸兵數千里而無同惡相濟五敗也雖豺狼十萬終為我獲必矣

綱戊午宋昇明二年春正月宋沈攸之軍潰走死蕭道成自為太尉都督十六州諸軍事

南朝丁氏曰沈攸之與袁榮劉東皆謀討道成可謂能舉義者攸之衆潰無成而死袁劉謀世不克而死可謂能殉國者是細目之所與也

綱秋九月宋蕭道成自為太傅揚州牧加殊禮目道成欲傾宋室夜召長史謝朓音入屏丙

道成慮朓難提燭小兒取燭遣出朓又無言道成乃呼左右王儉知其旨他日請問見十二卷言於道成曰公今名

位故是經常宰相宜絕禮羣后微示憂章然當先令褚公知之少日道成造褚淵曰我夢得官淵曰今始授爾恐

一二年間未容便移道成還以告儉儉曰褚未達耳即倡議加道成太傅假黃鉞道成謂所親任遐曰褚公不從

謝朓無言

袁榮父子忠孝

江淹論五勝五敗

謝朓無言

奈何。遺曰：彥回字補惜身保妻子，非有奇才異節，豈能制之？淵果無違，異詔進道成假黃鉞，大都督中外諸軍事。
太傅領揚州治建業即江甯府牧，劍履上殿，入朝不趨，贊拜不名。

右宋八主合六十年

齊紀附北魏

太祖高帝

姓蕭名道成，相傳為漢蕭何二十四世孫。仕宋，封齊公。進爵為王，遂篡宋。國號齊，在位四年，壽五十四歲。○齊祖姿表英異，龍顏鏡聲，鱗文遍體，肩有赤痣，如日月狀。民間或言其有異相，宋明雖疑之而不

能殺也

己未

宋昇明三年，齊太祖高帝蕭道成建元。春正月，宋以謝朓為侍中。○三月，宋蕭道成自為相國，封齊公。如

九錫

見十八卷。夏四月，齊公道成進爵為王。○齊王道成稱皇帝，廢宋主為汝陰王，徙之丹陽，以褚淵為司空。○

宋主下詔，禪位於齊，而不肯臨軒。王敬則勒兵入迎，啟譬令出。宋主收淚謂曰：「欲見殺乎？」敬則曰：「出居別宮耳。」官

先取司馬家亦如此。宋主泣而彈指曰：「願後身世世勿復生。」天王家是日百餘陪位侍中，謝朓在直，當解璽綬，陽

為不知。曰：「有何公事？」傳詔云：「解璽綬授齊王。」朓曰：「齊自應有侍中，乃引枕卧，傳詔懼使朓稱疾。」朓曰：「我無疾，何所

道遂朝服步出，乃以王儉為侍中，解璽綬禮畢。宋主出就東邸底舍也，凡郡國司空褚淵奉璽綬詣齊宮勸進

齊王即皇帝位，奉宋主為汝陰王。今江南鳳陽府潁州王梁宮丹陽見上置兵守衛，以褚淵為司徒。○齊褚淵王儉等進爵有

差。雌目處士何點，戲謂人曰：「我作齊書已竟，其贊曰：『淵既世族，儉亦國華，不賴舅氏，違恆國家。』」點尚之。見上之孫

也。淵儉母皆宋公主，故點云然。○五月，齊主道成弒汝陰王，滅其家。齊立世子蹟，為太子。諸子皆封王。卷上之孫

綱。庚申齊建元二年冬十二月，齊以褚淵為司徒。○淵入朝，以腰扇障日，征虜功曹劉祥曰：「作如此舉，止羞面見

人扇障何益？」淵曰：「寒士不遜，祥曰：『不能殺袁劉。』」袁劉見上卷安得免寒士？祥好文章，性剛疎，撰宋書譏斥禪代。王儉

以聞，徙廣州。今廣東廣州府

南北朝 齊高帝 武帝 上海錦章書局石印

齊王鑒碎玉導

魏子恂生

蒙或逆行入太微

齊高祖蕭

齊子良八

友

范顯威稱

無佛

人生如樹

風而散

范鎮神滅

王成齊建元四年**春三月齊主道成殂太子蹟立**高帝沈深有大量博學能文性清儉主衣中**集覽按漢武**

更衣衛子夫侍尚衣軒中得幸注尚主**有玉導**尊年屬以上**曰留此正長病源**長奢侈即命擊碎仍簡按有何異物

也主衣車中也此云主衣中或即此

皆隨此例每曰使我治天下十年當使黃金與土同價夏六月齊太子長懋為太子**秋齊南康公褚淵卒**

淵卒世祖武帝**子貴恥其父失節服降遂不仕以爵讓其弟養屏居墓下終身**

名蹟高帝長子在位

癸亥齊世祖武帝蹟永明夏閏四月魏子恂生子生不書此其書何太后忍也魏故事立為太子乃殺其母

亦太忍矣終綱目書子生五皆**魏恂叛父見下卷**

林氏死自撫養之秋七月齊以王僧虔為特進光祿大夫**初齊主以侍中王僧虔為光祿大夫開府儀同三**

司僧虔固辭開府謂兄子儉時為尚**曰汝行登三事**三公主天地**我若受此是一門二台司也吾實懼焉累年不**

拜至是許之加特進見十七**冬十月榮惠**見十八**逆行入太微**南宮**齊有司請禳**平**之齊主曰應天以實**

不以文我克己求治思隆惠政灾若在我獲之矣**益**十二月魏始禁同姓為婚

綱甲子齊永明二年春正月齊以竟陵今湖廣**王子良為司徒****子良**齊主之子也少有清尚傾意賓客開西邸

見上**多聚古人器服以充之****范雲**蕭琛反**任昉**王融**蕭衍****謝朓****沈約****陸倕**並以文學見親號曰八友**柳惔**王

僧儒**江革****范縝**軫**孔休源**亦預焉**子良**篤好釋氏**招致名僧講論或親為賦食行水****范縝**威稱無佛**子良曰****君不**

信因果何得有富貴貧賤**縝曰****人生如樹****花同發隨****風而散****神滅****卿才美何患不至中書郎而故乖刺**庚也**為此甚可惜也宜急毀之****縝大笑曰****使縝賣論取官已至令僕**中書令

矣蕭衍好善略有文武才幹王儉深器之曰蕭郎出三十貴不可言綱冬十月齊以長沙王晃晃為中書監目齊

舊制諸王在都唯得置捉刀捉執刀戰為儀仗之人四十人至是晃自南徐見上刺史罷還私載數百人仗齊主聞之大怒

遂不被親寵武陵今湖廣常德府王暕暕多才藝而疎悻亦無寵嘗侍宴醉伏地貂抄平肉杵同盤也抄署拂過也帝笑曰

肉汗貂對曰陛下愛羽毛而疎骨肉帝不悅

綱乙丑齊永明三年夏齊以王儉領國子祭酒目自宋世祖孝武好文章士大夫無專經者儉少好禮學及春

秋言論造次必於儒者由是衣冠翕然更尚儒術儉作解散警計斜挿簪朝野多慕效之儉嘗謂人曰江左風流

宰相唯有謝安意以自比也上深委仗之士流選用奏無不可

綱丁卯齊永明五年春正月魏光祿大夫咸陽今陝西西安府咸陽縣公高允卒目允歷事五帝出入三省五十餘年未

嘗有譴馮太后及魏主甚重之允仁恕簡靜雖處貴重情同寒素執書吟覽晝夜不去手誨人以善恂恂不倦篤

親念故無所遺棄顯祖獻文帝徙青徐俱見望族於代魏都今山西大同府其人多允婚媾婚姑重流離饑寒允傾家賑施咸

得其所又隨其才行薦之於朝議者多以初附聞之允曰任賢使能何有新舊必若有用豈可以此抑之至是

卒年九十八綱冬十二月魏以高佑為西兗州今山東兗州府曹州刺史目魏主問秘書令高祐曰何以止盜對曰昔宋均立

德猛虎渡河見二卓茂行化蝗不入境漢袁平問卓茂為河南開封府密縣令時天下大蝗獨不入密境況盜賊人也苟守宰得人治化有方

止之易矣又言今之選舉不採識治之優劣專簡年勞之多少非所以盡人才也若停薄藝棄朽勞唯才是舉則

官方穆矣又勸舊之臣才非撫民者可加以爵賞不宜委以方任所謂王者可私人以財不私人以官者也魏主

善之祐出鎮滑臺見三四命縣立講學堂立小學

綱己巳齊永明七年冬十二月齊以張緒領揚州見上中正江敬為都官尚書書自曹魏書置州中正是後

嘉稱職也終綱曹魏見二目長沙王晃晃屬祝張緒用吳興今浙江湖州府人姓邕緒不許晃便固請緒正色曰此

目一人而已矣綱七卷

南北朝齊武帝魏孝文帝上海錦章書局石印

移林遠客
士大夫非
天子所命
魏孝文致
孝馮太后

文聖尼父
沈約撰宋
書

江南歲一
易主

陳顯達處
官有愧懼
之色
王謝家物

魏室遷都
還幸

此周漢之
所以興隆

是身也猶自家州鄉殿下安得見邇中書舍人紀僧真得幸於齊主容表有士風請於齊王曰臣出自武吏階榮至此無復所須唯就陛下乞作士大夫齊主曰此由江數謝淪可自詣之僧真詣數登榻坐定數顧左右曰移吾床

遠聲去聲客僧真喪去聲氣而退告齊主曰士大夫故非天子所命數退之孫淪

庚午齊永明十四年魏秋九月魏太后馮氏殂魏主日哀毀過禮莫永口國法太后前書裁其主矣此其以恒辭書何幼不知大臣豈不知乎生不能正死而絕之可也而魏主且政孝焉蓋魏主之至性有過人者知古禮之當復而不知大誓之不可忘則朝無大臣故也故書謂陟書祥禪書還相辭繁而不殺綱目之意微矣然則何以無貶辭復古禮是也何貶焉獨用魏主見上卷書謂陟

非所用綱目所以深惜之等後俱不載音覽

綱主申齊永明十六年魏春魏脩亮齊周公孔子之祀改諸孔子曰文聖尼父親行拜祭綱齊詔太子家令沈約撰宋書約撰

疑立袁粲齊主臣齊遣使如魏魏主甚重齊人親與談論顧謂羣臣曰江南多好臣侍臣李元凱對曰江

南多好臣歲一易主江北無好臣百年一易主魏主甚愜

癸酉齊永明十一年春正月齊以陳顯達為江州見上刺史綱顯達自以門寒位重每遷官常有愧懼之色戒

其子勿以富貴陵人而諸子多事豪侈顯達曰塵尾塵尾是王謝家物塵尾所轉而行其尾可為拂而揮塵尾

古之談者執馬東晉王導王衍謝尚汝不須捉此取而燒之齊太子長懋卒夏四月齊主立其孫昭業為太

謝安諸人常捉玉柄塵尾而談故云魏詔云耳非事實也綱目魏主以平城魏都今山西

孫秋七月魏主立其子恂為太子魏詔大舉伐齊魏主以平城魏都今山西

縣地寒六月雨去聲雪風沙常起將遷都洛陽今河南河南恐羣臣不從乃議大舉伐齊欲以脅衆命太常卿王謐

筮之遇革卦魏主曰湯武革命順乎天而應乎人傳之辭孰大焉任城今山東兗州王澄曰陛下奕葉重光帝

有中土今出師而得革命之象未為全吉也魏主厲聲曰社稷我之社稷任城欲沮衆邪澄曰社稷雖為陛下之有臣為社稷之臣安可知危而不言邪魏主還宮召澄屏西人謂曰平城用武之地非可文治移風易俗其道誠難朕欲因此遷宅中原卿以為何如澄曰陛下欲卜宅中土以經畧四海此周漢之所以興隆也周成王七年周公營洛邑是為

任城吾之子居

魏定還都洛陽

促席移晷

西弄

東都漢高祖初都洛陽後徙關中光武又東都洛陽魏主曰北人習常惡故必將驚擾奈何澄曰非常之事故非常人之所及陛下斷自聖心彼亦何所能為魏主曰任城吾之子房張良也於是戒嚴整兵齊王聞之亦發揚徐民丁廣設召募以備之綱齊主躡殂太孫昭業立以竟陵王子良為太傅蕭鸞為尚書令目世主留心政事務總大體嚴明有斷郡縣久於其職長吏犯法封刃行誅故永明之世百姓豐樂盜賊屏丙息然頗好遊宴華糜之事常言恨之未能頓遣綱魏主發平城綱九月魏主至洛陽罷兵目魏主至洛陽霖雨不止詔諸軍前發魏主戎服執鞭乘馬而出羣臣稽啟顙於馬前曰今者之舉天下所不願臣不知陛下獨行何之臣等敢以死請魏主乃諭羣臣曰今者興發不小動而無成何以示後苟不南伐當遷都於此今陝西南安羣臣府王楨進曰成大功者不謀於眾今陛下苟振南伐之謀遷都洛邑此臣等之願蒼生之幸也羣臣皆呼萬歲時舊人雖不願內徙而憚於南成無敢言者遂定遷都之計李冲曰願陛下暫還代都即平侯經營畢功然後臨之魏主曰朕將巡省州郡至鄴今河南漳德府臨漳縣小停春首即還未宜歸北乃遣任城王澄還平城諭留司百官曰此真所謂革矣王其勉之使將軍于烈還鎮平城綱冬十月魏營洛都目魏以王肅為輔國將軍目王肅見魏主於鄴陳伐齊之策魏主與之言不覺促席移晷癸日自是器遇日隆人莫能閑諫或屏丙左右語至夜分自謂相得之晚時魏主方議興禮樂變華風凡威儀人物皆肅所定高宗明帝名鸞高帝兄始安貞王之子半年之中連歲齊主昭業隆昌元昭文延興元年高宗春三月魏主還平城綱秋七月齊肅鸞其君昭業而立新安王昭文自為驃騎大將軍錄尚書事封宣城公目是時肅謀肅坦之握兵權僕射王晏總尚書事西昌侯鸞以廢立之謀告晏及丹陽見上尹徐壽嗣皆從之鸞慮事變以告坦之坦之馳謂謀謀惶遽從之鸞使謀先入自引兵入雲龍門齊主聞變猶為手敕呼肅譙俄而譙引兵入閣齊主拔劍自刺不入與接而出行至西弄亦作屏今人屋為弒之以太后令追廢昭業為鬱林今廣西潯州府王迎立新安今江南王昭文吏部尚書謝瀾方與客棊聞變竟局

謝滄不問外事

縛袴廢天子

魏主考績黜陟百官

魏主志欲移風易俗

謝朓致酒

謝朓不可

謂忠

齊明卿有赤誌

日月相

魏遣使臨江數啓罪

遷卧竟不問外事。大匠虞悺竊歎曰：王徐王晏徐孝嗣遂縛袴戎服也又廢天子天下豈有此理邪？新安王卽位，年十五，以鸞為驃騎大將軍，錄尚書事。揚州見上刺史封宣城今江南郡公。**綱**九月，魏主考績黜陟百官。**目**初，魏主詔三載考績，見一卷即行黜陟。見同各令當曹考其優劣，為三等。於是親臨朝堂，黜陟百官。又謂陸叡著曰：人言北俗質魯，何由知書？然今知書者甚衆，顧學與不學耳。朕修百官，興禮樂，其志固欲移風易俗，使卿等子孫漸染美俗，聞見廣博耳。**綱**齊宣城公鸞殺都陽今江西饒州府鄱陽縣王銚等七人。**綱**冬十月，齊宣城公鸞自為太傅，揚州牧進爵為王。**目**鸞謀繼大統，多引名士與參籌策，侍中謝朓噴入心不願，乃求出為吳興今浙江湖州府太守。至郡，致酒數斛，遣其弟吏部尚書滄曰：可力飲此，勿預人事。

司馬溫公曰：衣人之衣者，懷人之憂；食人之食者，死人之事。二謝兄弟比肩貴近，安享榮祿，危不預知，為臣如此，可謂忠乎！

目鸞專政，人情未服，自以胼胼，夾也。背上有兩胼，有赤誌以示王洪範。而謂之曰：人言此是日月相卿，幸勿泄洪範曰：公日月在軀，如何可隱？當轉言之。**綱**齊宣城王鸞殺衡陽今湖南衡州府王鈞等四人。**綱**魏主發卒城**綱**齊宣城王鸞廢其主昭文為海陵王，而自立。**目**鸞以皇太后令廢昭文為海陵王，而自立，以王敬則為大司馬，陳顯達為太尉，尚書虞悺稱疾不陪位。齊主鸞欲引參佐命，使王晏諭之，悺曰：主上聖明，公卿戮力，并力富假朽老以贊維新乎？不敢聞命。因慟哭，朝儀欲糾之。徐孝嗣曰：此亦古之遺直，乃止。**綱**十一月，齊立子寶卷為太子。○魏主至洛陽。○齊主鸞弒海陵王。○十二月，魏禁胡服。**綱**魏主自將伐齊。道發洛陽尺木堂**綱**鑑易知錄卷三十七

齊紀附北魏

高宗明帝

綱乙亥，齊建武二年，魏春二月，魏主攻鍾離。今江南鳳陽府臨淮縣不克，遣使臨江，數上齊主之罪，而還。**綱**敵國相數以罪多矣，不書於是。